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五五

漱六齋集四卷 胡克敬撰

一

可青山館詩存二卷 雷維翰撰

五一

外丁卯橋居士初薰八卷東洋小草四卷附斫劍詞一卷觀海集四卷 劉家謀撰

一二七

經德堂文集六卷經德堂文別集二卷浣月山房詩集五卷 龍啓瑞撰

二五五

大小雅堂詩集不分卷附大小雅堂詩餘一卷 承齡撰

四三一

蓉洲初集六卷 戴鈞衡撰

四六九

味經山館文鈔四卷味經山館詩鈔六卷 戴鈞衡撰

五一七

廣哀詩一卷冰谿吟草一卷 張芾撰

六一七

小南海集詩鈔二卷 徐同善撰

六二七

譚風月軒詩鈔不分卷 徐同善撰

七〇五

漱六齋集叙

漱六齋集者吾淮胡梓農先生著也光緒庚寅予由粵西臬任赴京中途抱病回籍其時先生歸道山已久哲嗣幼農上舍來訪袖出是編索予一言夫子之才何足以知先生先生之才何屑知於予顧有不能已焉者山不登不知其高水不入不知其深文不讀不知其妙先生槃槃大才少即見獎於老師宿儒同人親炙仰若斗山其歲華長於我其蓄積富於我其才氣雄於我其閱歷深於我咸同之間捻逆犯淮西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予隨晏大臣辦賊時東南一帶倚先生若長城其戰功實有助於我充先生之才胸羅萬卷筆落千言使得展其所為當代如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偉烈豐功不是過焉而乃長材短馭不為專閫元老而為戎馬書生一盤首箱三徑李桃寂寥無趣即經緯發為才華韜鈴標為著作而才之偉卒奚補於境之窮哉少年晤先生時每屈文宗試士之秋猶記二三佳士樽酒論心座有王文南卿尹君杏農水君少泉王君子鴻予曰諸君清才多奇才少而眉宇間英氣逼人

獨讓胡公他日草檄飛書高才豈乏而雕戈玉印絕非他人眾各大笑嗟乎孰知天下事有不然者今幼農抱一卷豈止欲以傳其尊人我知白玉樓上諸君并有藉先生而傳者六藝乎哉三才貫焉一齋乎哉萬里通焉名士之才即傳家之學予於幼農正不能無厚望已

光緒辛卯仲夏同邑後學秦煥謹序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序

梓農胡公城之先太岳也城少時就學於先岳幼農
 公課餘之暇道及先太岳漱六齋集十餘卷待刊已
 久光緒三十四年城肄業於師範學校是年春岳患
 風感屢擬趨問未果四月十日為學校休息日城携
 成績就正於岳岳見城喜甚勉以努力勿負此良好
 光陰惟抱病日久言語間氣喘不少息瞬謂城曰先
 集未刊是憾事耳弱息福綿年尚稚烏足以語此汝
 來甚好願汝保存言訖而瞑噫岳之死若必待先人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文仿古觀

手澤委託有人而死乎城之往亦若為受其委託而
 往乎不然何病久未逝一見城至與談數語即溘然
 長逝乎此其中殆有不可知之微意歟城因檢查原
 稿藏之篋笥有時開卷讀之不禁潸然泣下一若先
 岳遺言猶在耳也他日能付諸棗梨以全吾岳之志
 庶乎不負所託茲值江蘇省續修通志謹遵鄉先生
 徐公賓華段老笏林所選十數首錄而呈之不敢沒
 前人之美云爾

中華民國六年五月孫婿淮安趙城璧謹誌

梓農胡公遺像



漱六齋集目錄

卷一

贈沈榆白序

祭劉德居文

祭王邦傑太學文

祭孫德夫文

卷二

書粵逆馮雲山起事始末

書周立誠再生事

清史館徵書鈔本

書漕河二帥玩寇失機事

陳國瑞生傳

孫節婦行畧

郝木村先生傳

馬自強傳

卷三

重修永福寺記

壬子借水記

風變記

淮安仿古製

庚申殺賊記

壬戌再生記

卷四 詩

猛虎行

淮陰侯釣臺歌

枚歌

古劍

暴風雨後得家書

月夜

清史館徵書鈔本

瑞雪行

飛蝗歎

示祁僕

丙寅紀荒詩

客中見乳燕

古意

六月二日薄暮酷暑道中口占

和沈榆白題畫原韻

感懷四首寄呈房師金杏林明府

淮安仿古製

秋夜聽雨懷趙亦徐

聞雁

寄懷尹右農

與三弟桂農

題沈榆白畫蘭贈王子鴻

題榆白畫竹二首再贈子鴻

久旱

新月

淮上晚秋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喜晴

聞警懷水少泉

金山懷古

射陽懷古

劉伶臺懷古

和潼陽葛小泉茂才賀余生子即以送別兼呈

子鴻有序

沙家庄泊舟

賊退草堂聚飲

康熙二十五年 朝考翰林院 命題閨怨限

韻溪西鷄齊啼詩內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雙兩半百千萬丈尺字樣以一炷線香

為度僅選七人偶於張春和篋中見之步和

二首

擬杜工部秋興八首

中秋客中上家大人十歲作

雪後探梅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漱六齋集卷一

山陽胡克敬梓農著

同邑徐嘉賓華段朝端易林選

贈沈榆白序

古鹽東濱大海西跨射湖北距濁河南控江潁烟雲之所變滅波濤之所激盪清和靈淑磅礴鬱積之氣吞吐出沒於其間人文於是乎蔚興焉如吾友徐子叔文梁子小廉姜子墨卿其選也嘗為余言其邑有沈子榆白云余知榆白名久矣庚子秋客白下得交其季弟筱琴始知榆白之為人其明年辛丑偕吾郡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王子子鴻上城北酒家樓榆白在焉自是始與榆白訂忘年交榆白蓋振奇士也早歲為名諸生連不得志於省門乃隱於畫為山水圖並及花卉魚鳥之狀陽羨周子安先生所許為神品者也嘗從其哲兄小漁孝廉宦遊京師小漁能為詩尤工王右軍書法而榆白獨以畫往來於當世名公鉅卿賢士大夫間故其落筆無腐俗氣又嘗攜研墨走吳楚訪金焦北固樓霞牛首諸山之勝南渡浙江至海門眺龍赭形勢暇則放棹錢塘門外觀所謂西湖十景者而畫益進

余讀其清溪漁隱秋江晚渡諸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恍惚變幻不可名狀蓋將舉其數十年來無聊不平之慨憂愁抑鬱之思盡寄而託之於畫才也夫人具磊落不羣之姿抱奇偉非常之志類皆能博一科一第以為宗族交遊先寵當其置身通顯出其素所蓄積以輔鴻業而贊皇猷赫赫乎豐功偉烈照人耳目豈不居然得位行志大丈夫哉不幸而不遇於時又不屑與庸俗齷齪輩營營逐逐爭尺寸之名以為榮競錐刀之利以自擁至舉其數十年來無聊不平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之慨憂愁抑鬱之思盡寄而托之於畫如榆白者亦足以悲矣然以余與古鹽諸君子遊若叔文小廉墨卿皆落落抱奇氣而鬱鬱不得志獨榆白能以其畫見重於當世名公鉅卿賢士大夫僕所謂江河湖海烟雲波濤清和靈淑磅礴鬱積之氣之所陶冶而成之者即在斯人歟即在斯人歟

祭劉德居文代作

維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劉君德居以事謁余於盧氏之寓齋德居吾壻也盧氏則其前配之母家也德居以日中始至至則飲食桁桁與盧氏伯仲叙濶別後事神色辭氣自若也薄暮忽遺疾入夜竟不起嗚呼痛哉余既與盧氏伯仲及其從弟際書歸德居之喪於其家念德居之死又悲吾女之失所天及其子若女之覺喪無所倚而益思吾德居不置也屢欲累次其生平而為之誄會以哀痛無已時不復能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著之於文也遂不果誄今德居死且數十日矣吾安可以無言爰取酒以祭而為文以弔之曰嗚呼人情莫不欲壽又莫不欲考終於其家當其疾病彌留又莫不欲神智不憤拳拳於其身後事集其家人而慰諭之今以觀吾德居之死天何待吾德居之薄也德居今年才四十有七耳以吾德居之賢且才即宜享長年登大耋待其子女之成立畢其婚嫁而壽終焉而何至奄然中歲以死即死矣德居性恬淡鮮交遊非有大故則不出其門方其家居偃仰堂第戶牖之

間豈無尺寸之地足以闕吾德居之魂魄而必令其

輒轉作客以死即死於客矣其時余與其弟暨盧氏伯仲皆在側德居苟能言亦必念其子若女與其家事之瑣瑣未就緒者諉誣而付託焉而不虞其一劇而病病即不起而遂溘然以死也天之待德居可謂薄哉德居嘗自言吾劉氏數年來門祚日衰吾將與吾宗諸昆弟振興之嗚呼志未成而身已死豈獨德居之不幸抑亦劉氏之不幸也德居有男子四盧氏出者一吾女出者三女子三皆吾女出德居之未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死也事無大小皆咨於余余又甚愛吾女暫相離即相憶也故德居有事余必至其家經紀之今德居既死諸孤皆幼小吾女又孱弱不任事安劉氏者非余而誰雖然余遠而疏者也劉氏近而親者也傳有之遠間親是之謂逆周公云君子不施其親然則余之責輕又不如劉氏安劉氏之責重也自今以往德居之事其宗黨諸君子苟能分任之葬德居於其先人之冢其田之可耕者耕之其不能耕者使佃種之擇壻以嫁其女教其諸子使成立以光劉氏之門閭而

成德居之志庶幾德居雖死不死即天之待吾德居亦雖薄不薄耳嗚呼後望無窮老淚盈把德居雖死應亦知余言之痛也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祭王邦傑太學文

維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三月戊辰丁丑日姻姪胡克敬等謹以清酌素羞之奠致祭於姻翁邦傑先生之靈曰嗚呼一朝風燭萬古埃塵陸平原有歎逝之賦庾子山有思舊之銘邈關河者既濛濛兮如夜月話車笠者亦落落兮若晨星悵風流之頓盡疇悲感之可任雖殊方而寄弔况比舍之相親雖朋儕其尚悼况骨肉之同情故凡文章節義功名事蹟不必大有表見定軼類而超羣而往還之密交際之深一旦溘然長逝不禁潛焉出涕者孰有如我邦傑先生嗚呼問先生之產產則邁乎中人矣問先生之子子則列於成均矣問先生之孫孫則逮乎雲初矣至若問先生之壽壽則更近乎稀齡矣縱雲中跨鶴海上騎鯨魂歸大造魄入幽冥亦逍遙兮意態縹緲兮精靈方且流覽乎風清月白而又何憾於生平雖然先生其無抱憾矣而吾輩以葭莩之戚桑梓之親當此蔓草縈烟之際則莫不致慨於人琴憶夫春光晷霽東作將興先生則率主伯亞旅而有事於深耕及夫商飈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乍發大火西行先生則築場納稼而告慶於秋成蓋
終歲之出入息無非稼穡之經營乃其勤能執業
尤復儉以居身凡夫一絲一粟一飲一啄莫不體物
力之艱辛故二子之克立亦寡妻之能型至其御下
而待臧獲接物而交友朋又恩膏之徧及布義聞與
仁聲凡若此者足以見先生之經濟為後代之準繩
宜乎浸昌浸熾富有日新門閭頓煥福艾駢臻井井
而春田接壤渠渠之夏屋連雲而况豪飲則鯨川長
吸善啖則雞跖千禽速客則臨風舒嘯獨酌則呼月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傾樽雖話言之誠篤實氣概之崢嶸嗚呼如先生者
雖未能讀書而有得要何慚乎葛天氏之民使其天
假歲月耄耄能登見孫枝之鳳噉奮雲路於鵬程荼
苦雖嘗於在昔蔗甘彌樂乎而今何遊夜臺為鬼伯
而使吾輩歎陳人然而自古皆有死若夢是浮生森
森喬木鬱鬱佳城歿為首邱之枕生無烽火之驚當
輜車之載道猶得歌薤露唱蒿里素車白馬而送先
生先生亦可含笑於九京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德夫文

維同治四年歲次乙丑十月丁亥十二日癸卯同里
姻弟胡克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姻兄德夫
先生之靈曰烏庠淮山蒼蒼淮流湯湯天胡不弔德
夫云亡余與德夫生同里少同學長同遊氣誼若雷
陳交情如范張故於德夫生平之為人知之最悉而
言之獨詳方德夫之少也容止端且正形貌頎而長
五鹿則言誇嶽嶽叔度則波譽汪汪讀書破萬卷一
目下十行其文則取裁蘇柳其字則兼法鍾王蓋雖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強臺僅空上健弩不克張而其英華之發露固已凌
轆其儕輩而邁越乎尋常及其壯也棄舉子業為田
舍郎治家人生產仿古瀆興毗車武子持竿矻矻李
鄴侯挂角琅琅春雨扶犁之地秋風打稻之場人慮
其手數而足稼而君則陶陶焉洋洋焉荷耒鋤披襟
襖隨主伯亞旅相與徜徉乎是鄉然且於納禾之暇
誦抱布之章籌則精乎范蠡術則慕夫宏羊仲父之
權輕權重陳氏之家量公量既權子以待母亦拊本
而引網惟菽麥之克辨兮故遷地而能為良苟天假

以永年兮又何論乎千斯倉而萬斯箱而乃秋風驚
乍白露始為霜忽二豎兮為厲嗟玉棺之在堂問年
華則遠賢知非之昨歲語似續則伯道感喟而淒涼
嗟鵠原之急難兮誰輔助乎伯康痛猶子之不能媿
兒兮孰謂孫枝之不可以祀烝嘗噫吁嘻烏虜哀哉
梁鴻逝兮悲孟光衾與綢兮守空房自古皆有死惟
君斷人腸為文以弔君兮君之靈兮來何方乘素車
分駟白馬列桂醕兮羅椒漿兮登余之忠誠兮停鶴
馭兮來余傍縱生還之不可期兮聽余歌薤露之三
哀哉尚饗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章庶五十年之相知兮猶得與君徙倚而傍徨烏虜

哀哉尚饗

漱六齋集卷二

山陽胡克敬梓農著

同邑徐嘉賓端翁林選

書粵逆馮雲山起事始末

馮雲山者廣東廣州府某縣舉人縣有公車田數百
畝歲收租數百石入都應禮部試者皆取給焉丁未
雲山下第歸窘甚盜賣公田車羣孝廉訟諸官並發
其陰事官不直雲山按律擬梟革發近邊充軍安置
廣西省鬱林州之博白縣博白在潯州府西南九十
里桂平者潯州府治也桂平屬有江口司司之富民
曾亞珍者席貲三百萬食客陸三桂平巨猾也雲山
用陸三薦授徒於亞珍家於是三人稱莫逆焉雲山
性聰敏善裨闔凡天文地理刀矛劍槊行伍戰陳之
事無不通曉又嘗習天主教亞珍與陸三皆師事之
先是暎夷犯廣東官兵戰不利紳士集義勇禦之義
勇故多廣西人剽悍勝官兵十倍屢挫夷鋒夷人畏
之如虎陸三與亞珍豔稱之雲山曰如公等言若輩
皆人豪蓋招之來陸三曰若輩皆江湖亡命招之而
來如物議何雲山曰無患也吾創立天地會以神道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設教物議或可免陸三與亞珍皆曰諾於是即亞珍家設壇位立號簿編自甲至癸十字每一字立一會長招徒十人人攜錢二百以每月之朔後二日為會期屆期雲山盛服升壇坐諸會長領所招之徒各十人羅拜於壇下無少長皆呼雲山為天兄雲山皆以弟呼之時道光二十六年也越明年來會者日益眾皆市井無賴子以及軍徒流犯之無家可歸者言服皆異道路以目桂平生員王日新詣江口司告變江口司巡檢王基有膽畧通達知大體訪雲山事得實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率弓兵數十人掩捕之雲山與陸三亞珍皆就擒並獲其號簿計已入會者六千餘人於是械繫雲山等三人並號簿申送桂平縣桂平令以首犯馮雲山隸博白軍乃改解博白博白令王烈心非之而不敢違也薄懲之而禁諸外監不數日陸三死其母訟諸府知潯州府事長洲進士顧元愷迂儒也閱詞畢拍案怒謂燒香敬神何遽犯法疑日新挾嫌褫其衿坐王基詐賊革其職而釋雲山亞珍等於獄自是雲山益猖獗二十八年遂蓄髮易衣紅帕其首為號率眾陷

潯州而花縣賊首洪秀泉率其黨楊秀清石達開等響應之連陷數十州縣兩粵事遂不可為咸豐壬子癸丑間兩湖三江相繼失陷而雲山據揚州將北犯清淮九月二十七日大兵攻揚州雲山坐將臺督率賊守城為飛礮所中頭墜而死其明年四月日新詣廣西撫軍周天爵行營述雲山起事始末天爵據實奏聞始奉特旨誅顧元愷王烈等而復王基官而王日新自給還衣頂後遂依周天爵為記室庶官至湖北同知曾亞珍亡命江湖蓋不知所終云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書周立誠再生事

自河員奉裁後守備周立誠退老於板閘鎮西之人
慶一鄉買良田百餘畝拓隙地為園築精舍數楹時
花種竹投壺賦詩陶陶然怡怡然甚自得也庚申春
二月捻逆犯清江板閘戒嚴十室九徙立誠恃鄉僻
無恐塹其庄之外濠守焉初二日賊至庄庄丁戰不
勝皆散去立誠暨其眷被擄至清江浦置立誠於空
屋中脅之降立誠鬚鬢怒張瞋目大喝曰鼠輩毋脅
吾吾雖退老然曾叨竊朝廷升斗祿肯從汝作賊乎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旌旗蔽空戈戟如林立誠魂下馬立路傍候良久詢
其前鋒則即徐州之吳大人督隊赴清江浦者也立
誠魂繫馬於樹下背令箭趨而進至吳大人前施禮
畢吳大人慰勞之意甚殷急催隊前進立誠魂亦上
馬隨隊行旋至浦立誠魂前行復王者命持箭官導
立誠魂至西營務處少憩有頃吳大人來三王者均
階迎開儀門延之入吳大人南鄉坐三王者東面北
上顏色俱溫和掌案判官抱公牘進吳大人與三王
者且閱且語語錯落不可辨閱既畢吳大人起行三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吾視死如歸何降為語畢罵聲不絕口賊大怒殺之
喉已斷矣魂冉冉隨風飄蕩至一大官署如王者居
蔽簾不敢入聞堂上有持令箭自甬道下呼立誠名
者立誠魂錯愕不知所以強應之持箭官導立誠魂
自左角門入循甬道東偏歷階升見堂上三王者一
正面坐紅袍金帶兩側坐一衣綠一衣紫冠服皆古
立誠魂跪階上綠袍者命持箭官掖起之以令箭一
給立誠魂命往徐州請吳大人來立誠魂諾而退持
箭官授以馬立誠魂德之騎而往行約二百里遙見

王者送至儀門外候吳大人上馬行然後入時立誠
魂在西營務處腹餒甚見辦事人員多舊相識恍惚
不能記姓名因乞與一餐飯辦事者皆曰君休矣且
忍一夕饑吾輩所食君不能甘咽也立誠魂曰公等
所辦何事曰吾等辦劫數冊耳立誠魂曰劫了否曰
了矣立誠魂又曰吾之劫了否曰君仍有三鎗劫未
了過此方無事立誠魂欲再問則三王者暨辦事人
員皆不見房廊宮殿亦烏有天昏黑如漆耳畔但聞
馬蹄行于聲人語嘈雜聲急開目視之則身在破垣

中裏敗絮卧於地喉間痛楚不可忍復閉目凝思費不知死活也俄聞有二人過其門一人以鎗刺其左脇三刺皆不動一人曰此妖死矣毋遷延時刻致為妖兵追及也立誠始省悟時十一日辰刻劉軍門與張觀察同時到浦賊聞風先遁蓋去立誠之死已十日矣是日午後立誠之子尋至浦昇而歸以金瘡藥敷之越二十餘日喉間復完好如初余九月至浦寓蔣正秦家立誠為余親述其顛末如此云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書漕河二帥玩寇失機事

庚申二月之亂玩寇者庚子仙河帥失機者聯秀峰漕帥清淮士民所由痛心疾首而無門告訴者也是歲正月民豐物阜士女酣嬉三市六街花燈社鼓往來雜遝如雲錦漕河二督顧而樂之適福慶班梨園子弟新到浦浦中舊俗華靡宴會演劇之事無日不有而官署為甚自咸豐癸丑以來粵匪肆逆擾我江垞金陵鎮府揚城同時失陷高寶天六等邑俱戒嚴清淮界兩逆之間四面受敵民不常厥居歷任漕河督皆憂勤惕厲不遑暇食冀迅掃妖氛復覩順康雍乾之盛無敢戀耳目之娛玩聲色之好者蓋此調之不彈久矣庚帥長聯帥英皆以紉袴公子奉天子命而來為督素精音律喜浮浪公餘暇對酒當歌情愴然如燕雀處堂曾不知大廈之將傾而又有興權使俊許分司小琴方司馬小東工於媚諛投其所好於是庚帥為東道主延漕督權使至其署召福慶部子弟演劇佐酒而所屬之三道二十四廳州縣營汛各以其類從焉自二十四日開場至二十六日七日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之聞花天月地紙醉金迷觴豆之豐絲竹管絃之盛
淫哇嘈雜屢舞蹁躑文恬武嬉夜以繼日又其甚者
聯庚二督扮生旦方許二員扮貼末諸脚色同時出
場演長生殿牡丹亭諸院本曲盡諸醜態時徐邳桃
宿四府州縣每日報賊情清河令黃壽豹當場稟白
河漕二督叱而退自是匿探報不以聞至二十六日
賊已抵睢甯邊界桃宿兩邑飛檄告警黃令冒死稟
二帥二帥相顧而笑謂黃令曰桃宿知我輩行樂故
來嚇唬人汝亦效二豎子所為欺我耶抑戲我耶梓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檄文於地置不理堂下人皆失色署外百姓喧聲如
雷山陽顧令蹠而請曰兩大人受皇上特達之知膺
闡外非常之重寄大江迤北數十州縣衆望之所歸
脫有不測折衝禦侮之任非兩大人其誰當之今賊
勢洶洶近在二百里內兩大人宜如何運籌調度設
萬全無弊之謀定倉猝應變之策以報主知以濟民
志而狗羣小之請偷旦夕之安忘累卵之危樂蕭牆
之禍竊為兩大人不取也語畢應階而上奪從者佩
刀欲效魯曹沫生叔齊桓公故事兩督皆色變遽起

避席至階前揖而謝之曰謹受教旋命徹席止音樂
議軍情時聯帥已醉顧令復廷辱之醉益甚議未定
遽辭歸歸至城北之承恩門門已閉大罵守門者先
是漕帥赴浦回日則進北門夜則進西門是時逆捻
東竄郡城戒嚴顧令往浦侍譙時囑守門者非緊急
公事北門勿輕啟以故初更即下鑰且不虞漕帥之
夜入此門也罵良久守門者始請鑰至啟而延入之
聯帥酒湧上怒益甚杖守門者六十而遷怒於標下
守備楊千總孫亦各予棍責始回署歷二十七八九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日聯帥病酒卧不起一應軍務悉以委顧令至三十
日薄暮權使棄職入郡城河帥踵而至清江板閘俱
不守二月初一日東西北三門皆閉塞惟南門通往
來漕河二帥率官眷同出城顧令嗾衆紳齊集於南
門之公局逼二帥回署然後率衆紳登埤守禦凡十
五晝夜城賴以存時薛御史書堂服闋進京道梗虜
淮備知顛末據實入告河漕二督暨與宴諸屬員均
落職逮問各按律治罪顧令雖有守城功不能從末
城亦以與宴事遵例降三級留任改主簿銜後二年

始以守城功復職陞署淮安府加道銜又二年為同治甲子以病卒於官淮之人至今尸祝焉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

陳國瑞生傳

陳國瑞湖北人字慶雲初名進寶祖某父某俱業農進寶幼無賴父母督之嚴甫七歲即亡命走江湖入丐籍九歲時梨園武教師某伶見而奇之錄為弟子不半載工音律槍棒亦精熟名冠其儕偶越五年為咸豐元年粵匪犯湖北進寶年十三為賊所虜進寶素機警有膽畧賊首奇愛之署為旅帥每戰列前鋒或暮夜劫營能單身跳往得勝回用是官兵知其名相戒勿輕敵六年勝克齋宮保督皖豫軍時進寶年十七矣賊使持令旗督戰戰方酣進寶遙望見宮保麾蓋輒心動以旗竿自撞其頭曰汝中原堂堂一男子不於此時為國家馳驅出死力圖尺寸進而乃甘心作賊耶於是棄賊旗馳入宮保營跪宮保前且跪且泣宮保命人掖起之語良久宮保喜見顏色曰好健兒汝能斬一賊首來立功自贖乎進寶應曰能宮保命以已所乘棗騮色戰馬賜之騎進寶伏地三叩首謝宮保騎宮保馬大呼入賊營立斬三賊將以三首級拴馬項下馳還宮保營宮保益大喜命賜之

清史館徵書鈔本

淮安仿古製